

主题：我们为什么摄影 影像实验与摄影家的反思

时间：2014 年 3 月 13 日

主讲人： 陈小波

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第二次来这个大讲堂，上一次是讲的题目是图像正视，就是用一些几十年来的老照片，怎么把中国的历史持续的记录下来，这样的一个讲座，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，让摄影回到内心的安静的家，那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对，中国摄影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，一种思考，一种观察的出来的就是，我们现在的摄影有一点点太乱了，太快了，太杂了，但是杂的同时又很多人拥挤在，其实摄影的道路是非常多的，但是我们很多的人，只拥挤在一两条道路上，那中国摄影的生态，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现在拿相机，我说的相机是好相机，拿好相机的人在中国已经上亿，这个数字在前年的时候，还是三四千万，他就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到上亿，那世界摄影的中心，从欧洲转移到东方，尤其是转移到中国，那肯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，事实，中国肯定是一个摄影的大国，但是我们自己做编辑，做策展人，做理论，就会想，拿那么多相机我们为世界上，贡献了什么东西，我们在觉悟上，我经常说摄影其实是贡献观看，贡献觉悟，我们贡献观看贡献觉悟了没有，谢谢，我自己做我们国家多项赛事的评委，比如说国展，这是大家搞摄影的人，一定要参加的一个展览，做金像奖，金像奖是中国摄影一个，个人成就的最高奖，我自己也是这个奖的获得者，同时也是一个评委，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去参加，各种各样的评选，有国家级的有行业的有省里面的，我们每次参加当这个评委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，就是你需要穿越过，百分之九十不好的照片，这个不好的照片就是什么呢，我们看到雷同的照片，不轴芯的照片，非常简单花红柳绿的照片，达到最后那么一点点的好照片，所以我觉得我很一些好朋友，我们其实包括讲课这些事情，都不可能影响很多人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些实验吧，其实明天早晨一早，我就要去内蒙古，一个叫达茂的地方，我又要去做类似这样的，一个摄影的实验，我们还是中国的，顶级的一些摄影师，对摄影有思考的人和当地的人，共同拿起相机来，对一个范围很小的地方，进行持续的一种记录，那我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灯关了，一边来看一边来讲实验的始末，和我们的一些观点好吧，谢谢，为什么要做农民的一个实验活动，是因为我持续我和李梅，王铮，还有余德洵，我们连续做了好几年的，农民摄影大展的评委，我自己也是这个奖项的，副主任委员，那我们就发现，就是农民大展，后来我参加了国展，基本上拿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，那我们每次我们都说，为什么农民他的眼光，后来我们知道，他那个身份证，也是就是农民，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农民，他基本上和城里面是没什么区别的，我们的农民现在也可以拿，特别好的相机到新疆区拍，到草原去拍，到西藏去拍，甚至可以去到非洲去拍，但他们拿来的东西，和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没有关系，和内心没有关系，和他独特的观看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在参加这个每一次我们做评委，也是那三天时间，很煎熬，也有抱怨，那当时摄影家协会的党总书记，李前光同志后来是王瑶，他们说你们既然这样的认为，你们何不做一些摄影的实验，把你们认为农民应该拿什么东西，我们正在前年年底的时候，分了三个组，这三个组是，每一个组是由一个中国最好的摄影，和中国的一个编辑组成，那我们有一个组就去拍，东莞的农民工，看他们怎么记录自己，我们就是把相机买来送给他们，那个相机其实，我们一会儿看到农民拍

的相机，拿的相机，六七百块钱吧，然后还有一个组就是去宁夏，还有一个组河南，河南是由我们非常杰出的一个摄影师，余德洵先生和李梅组成，那选择这个地方，是一个叫王铮的摄影师，王铮是我们国家一个回族，回族摄影师非常杰出的一个人，他用八年的时间，拍摄西海固地区，他自己是从西海固出来的，那最后因为他的父亲，在这个叫西吉的地方，当过第一任县委书记，他自己也是在那出生的，他就找了一个这样的村庄，村庄的背景就是要移民，移民，我们去的这个村庄叫上圈组，我一会儿可能不停地要提到上圈，上圈组我们带进去了五个相机，那就是这五个相机，因为那个村庄是通电，才是两三年事情，那全村可能只有一两个电视机，那我们拿进去的相机呢，那我们拿进去的相机呢，那村民肯定是从来没有见过的，那他们就虽然是五台相机，为什么这上面写 29 位村民，我觉得是更 29 位，甚至更多的人使用，比如白天孩子用，然后妈妈用，妈妈用完晚上爷爷又拿去用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村庄，你看这个村庄是，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只剩下，20 多户人家了，在一起山洼里头，他要移民的主要原因，是没有水和没有路，我们为什么选择冬天去，就是因为冬天，只有冬天才能进到里头，西海固大家如果要是去读过，张承志的那本书《心灵史》，大家都知道西海固是，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贫困的地区，他现在就要移民是政府的，一个非常大的举措，那我们既然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，我们每一次活动都会对摄影者，有一些特别的提示，是由作家摄影界共同发起的，民间性，公益性，文化性，学术性，独立为一体，鼓励所有的参与者，为西海固献出自己爱心，帮助你所居住的家庭，比如我，我就会居住到一个，和农民住在一个炕上，我进去了两次，哪怕是一件穿旧的衣服，一个孩子玩旧的玩具，一只铅笔，一句祝福，第二个是尊重当地的名族习惯，其实回族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名族，我们希望在进去以前，应该在网络上或者其他的渠道，得知和回族人相处，你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，西海固严重缺水，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节约用水，我自己两次进去一共呆了七天，我是基本上是用湿纸巾，我们会有这么小瓶的水，真的是舍不得用他们的水，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水，来源是多么的困难，本次活动每位参与者，不做时间上的任何规定，长短可以根据你的工作来定，最长的有我们摄影者待了六十多天，短的一两天吧，2012 年 12 月 14 日，包括摄影家导演作家，在内的第一批三十人进去了，然后陆续在 1 月 2 月 3 月，陆陆续续有艺术家进到这里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，那摄影师这参加的八十多个艺术家，艺术家里面，纯粹的摄影师可能有，差不多四五十名吧，那我们说的摄影师，就是有职业摄影师，有记者，有爱好者，手里面拿的相机，都是非常好的相机，那我们给农民的相机，就是六七百块钱的相机，我们现在在看的第一批照片就是，我想大家能不能看出，这个照片是农民拍的影像，还是艺术家拍的影像，我是这个整个活动的，是学术委员和影像总监，我现在放的这个片子是，一张农民，一张摄影师，好了我们往回看，这张是村民拍的，这是艺术家拍的，这村民拍的，这艺术家拍的，这是艺术家拍的，拍这个照片的是我们国家，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，叫王悦先生拍的，这是村民拍的，女孩子拍她的弟弟，这是艺术家拍的，这是村民拍的，因为这个村子里面山雀特别多，艺术家拍的，村名

拍的，这个村子里面三年级以上的孩子，全部在这个要走二十里地去上学，这是一个年轻的父亲站在村头，等他的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这艺术家拍的，这是村民拍的，那个村民大概是有信仰的地方，他们那的男士可能有一个，非常小的做礼拜的地方，可能一天要进去五次，那其实这个画面，他们是在看那个相机，他们是在看相机，但是非常有一种神圣感，好像是看他们的金书一样的感觉，艺术家拍的，村民拍的，艺术家拍的，村民拍的，艺术家拍的，村民拍的，艺术家拍的，这是村民拍的，这艺术家拍的，第一张村民拍的，第二张艺术家拍的，我们这个活动每天拍完，我们就在炕上沿躺，我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，村民的摄影行为，纯粹如上圈枯黄的芨芨草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，只有一种草在风中，黄色的很朴素，村民完全不知道摄影为何物，村民也不知道，我要拿这个照片来干嘛，我去讲他们没有这个概念，我去出版也没有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的相机，我们摄影者拿起相机是必须有目的，我要干嘛，他们因为不干嘛，所以他们的作品就，我接着说，我们把五台卡片相机发给村民，对村民，只发相机，只告诉怎使用，完全不在摄影上进行指导，我原来我们也做过这样的项目，我们会具体的指导，你拍你的妈妈，你拍你的牛羊，你拍你的灶台，我们这次我们就试一次，不指导，看看到底能出来什么东西，我每天早晨出门就有，艺术家也会问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最后，书我会来编，展览我会来测，啊陈老师怎么拍啊，我说什么都，我对艺术家都讲，把所有的框框，做过去所有的东西，全部把它打碎，回到原点，那对村民我只是说，你就是会使用就行，就别把你拍的照片删掉就行了，然后我们来看村民的东西，12岁，这个有几个村民在我们在北京，做巨大的展览的时候，他们都来了，这个小孩第一次离开村庄，第一次走到县城，到了银川，然后第一次来到北京，这个马温，因为那个相机啊，我经常有时候觉得，我们现在使用的相机，把我们摄影者弄坏了很多的习惯，我们会被不好的影响，比如说拍的不够好，离的不够近，这是一个不是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，他是对站对记者而言，但是我们这个。就好像在摄影就觉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，视觉冲击力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好事，因为视觉冲击力，就是要离被摄者很近，然后不给被人尊严的，那种拍摄方式，因为这个村民呢他拿着这个相机，他没有光胶，他也没有长镜头，他看到的一个这个，他只能这样拍，反而他们出来了一些，让我们非常意外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在评选也罢，编书也罢，我经常在心里面就想，哎呀让我多看到几张，让我非常陌生的画面，因为我看到雷同的太多了，而且我经常就想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拍的，是传播还是去，我们就看到但是村民，他这个构图，就是我完成陌生的一个东西，因为他没有受过什么中心点，什么训练，他就拿起来就拍，我们看到人和土地的关系，人和雪原的关系，人和动物的关系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他眼睛里看到的東西，我还有一个发现，就在村子里头，我们没有看到过一本书，更不要说有画的书，一是要搬走了，还有就是真的是过于穷了，所以他们的视觉训练，比如这个叫马温的12岁的小孩，他的视觉训练从哪里来，我们想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有天赋，你看他去拍他的弟弟，因为他没人有人告诉他，你必须得横屏竖直，你必须得把人，他就拍的一个斜的东西，反而让

我们出现了我们，特别想期待的一种，一种动的效果，那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训练当中，你可别把人放树枝那拍，人头上不能长出那么多树枝，他不管，他这样拍的一个很生动的东西，他拍他的弟弟，你看那个地平线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照片，我拿着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裁，没有动过，马温也是我的房东，我们最后在出，七百页的那本书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快乐和悲伤》，都喊不出来，就是因为马温有了妻子，马温有了妻子，四十岁，他已经儿孙满堂，我觉得我跟他的相比，我的幸福完全不比他多，我的悲伤不比他少，他就是没水而已，他就是那个地方小而已，但是从内心的我看到她，非常安详的和老公，和孩子，和孙子在一起，我们来看马文有给他的相机，很正常的相机，但她早晨拍了几张后，相机好像进了沙子了，她相机就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，但她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就一直就用这样的方法拍，然后我们在北京做展览的时候，马文有的照片居然是，被外国人要，要买的照片，他们说这是当代嘛，这是怎么弄出来的，虽然说进了沙子了，后来有人帮他处理了以后，他又回到原状了，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所谓的，当代摄影，所谓的观念摄影，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，我们在展览的时候，一个是马文有的照片，外国人要买，还有一个4岁小孩，拍的照片，全是虚的，但是也很有意思，外国人就觉得这是当代吗，这是你们搞的，一个什么是那个那个，马晓萍，马晓萍是我们叫她文艺女青年，我们在那个村子里面，一两个月时间，有两个女孩子出嫁，我们拍到了她们出嫁的全过程，后来我看到这个马晓萍给，一个摄影师写来的一封信，说，我结婚了但是你们全走了，你们没有拍到我的婚礼，她是有文化的人，他也是很伤感的写那个，这是她拿着相机，拍她和她的妈妈，她会这样去理解她们家的羊，一个麻袋，就是她们只拍她们眼睛里面，我看到的東西，和我感兴趣的東西，我有情感的东西，刚开始我拿到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彩色照片，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还是回到陌生画的话题，我说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，她站在镜子那回到了她们家的窗，在镜子里头拍，她拍她的小弟弟，马晓富，只有五岁，我们头一天晚上，我们在那呆到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开始做研讨会了，摄影家们那都是大牌摄影家，谁也不肯第一个拿出自己的东西来，那我们拿村民的吧，第一个放的就是这个马晓富的东西，我记得放到第二三张的时候，人们就欢呼起来了，就叫起来了，但农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叫，我们就啊啊的叫，然后我说谁是马晓富，后来说是一个小孩，我说看一看马晓富，后来就从地下把他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困的不行，他把举起来给我们看了一下，就这个马晓富，马晓富我请他来参加了，北京的开幕式，马晓富的这张照片，是我们最近在写文章也罢，在研究也罢，就探索大场域，就是人放的大场域，我们好多摄影师已经不太，就是说的我要拍风光，我就没有人，我要有人，我就绝对要离的很近，这个大场域的东西，我们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就像这么一小孩，我记得他第一张就放的他这张照片，他因为特别矮，他拿着相机就只能这样子去，你看他这样子去拍他的妈妈，他的姐姐，我们自己天天以看照片为生，我们就经常要说，开玩笑就说马赫兰的记者，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拍成大片，马晓富拍的这叫大片，他们说什么叫大片，大片老问我你说的大片什么概念，大片不是说你拍的多大的事，

而是你拍的那张照片，让人的心咯噔一下，大片，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放，马赫兰的大片，看一看都是小事，把它拍成了大片，我们是经常，跋山涉水跑到最好的地方，拍回来一群小片，他会这样的去拍他的小伙伴，村民的摄影行为，非常纯粹，村民的镜头都是自家的房子，孩子，骡子，羊，他们似乎，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村庄，已经空无一人了，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陆续搬，有的人舍不得搬，有的人因为比如说一家三代人，他们最后会跑到三个地方，一个离一个地方五六百里，他们舍不得离开他们跟政府，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，但现在都走了，所以他们拍照片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拍那些拿不走的东西，因为那个都是拿不走的，然后他们用过很多，大一点的家具是拿不走的，树是拿不走的，因为他们搬迁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集中营，一样的小房子，一家五六十平米，但他在山上虽然没有水，但他们住的房子很大，平坝也很大，我觉得我们想他们可能是，更想留下，更多的自己在这个，祖祖辈辈在上圈的日子，样子，生活的样子，王征和藏策是我们这回的合作者，王征说，上圈村民的影像，让我们惊喜的是保留在，他们照片里的视觉天性，它毕竟是未被训练过，或未被污染过的偶然，我今天在路上还在想这句话，我说照片为什么拍的烂，是因为你看的烂照片太多，真的，我们的脑子就这么大的存储量，你塞满了照片，你绝对塞不了好的影像，我们有一个亿的拿相机的人，它就是在浅层次上互相沟通，你放一下啊好，那个人就学会了，啊得了个奖，其实那个奖可能是很不怎么样，就全部如果是连着三年当这个，国展的评委，那就是这样的结果，这回评出来的，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，那下一届大部分人全部是找那个路子，就是人已经没有自己的眼睛，没有自己的心灵，而且我说更严重一点，我觉得坏照片是怎么产生的，坏照片就是一个坏的观看，和坏的行为，和坏的心灵结合起来的，比如你拿了相机你就以为，我可以居高临下，我可以侵犯别人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照片，中国的很多照片里头，对无助的老人离的很近，去拍别人一张非常沧桑的脸，其实你要去看美国摄影手册，人老了什么程度你是不能去拍他的，就经常找那些边缘的，拐的瘸的去拍，还有孩子，到农村比如一个小孩，吃了个饭留了个鼻涕，就会一群摄影者对着他，我就在想你们拍他干嘛，你这样不给别人尊严的拍，拍了干嘛，就是没有常识，我说坏照片就是坏的行为，坏的行为包括，集体拍照，祸害别人平静的生活，还有就是雷同，就是所有的前提是什么，前提是你的心不善良，去年我在网上看了篇文章，就是我觉得那文章应该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，把我们做文明事情，做文化事情的人都应该看一下，我们承认中国是大国，发展中大国，经济大国，但是中国在是个方面小，让我们可以对它看不起，那这十个方面的小我肯定前面就是，道德小国，信誉小国，信仰小国，文明小国，最后的小居然是美学小国，后来我就在想，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编那个，中国的扫盲，中国其实在解放的时候，1949 年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，当时 4 亿中国人，有一半都是文盲，那中国政府就用很多的办法，农民有农民的办法，工人有工人的办法，军人有军人的办法，扫盲，我记得我编稿子，军人扫盲，后面的小战士都累的不行了，上高原，前面拉毛驴的尾巴往前走，但前面那个战士的背包上，就有几个字，你今天必须

把这几个字认出来，那农民的办法就更多了，工人的办法有很多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头，我们解决了一个亿文盲的问题，但是美盲，美盲在穷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，所有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然后我们当很多的人拿起画笔，拿起相机，可以任意的去拍摄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美盲比文盲还要可怕，因为你拿相机的人，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，我这个年龄，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知识分子，我们小的时候就会，是明天周末我们吃什么啊，我们孩子穿什么啊，五个孩子，那和我们一起大的人，明天我们是去美术馆呢，还是去博物馆呢，还是去探亲呢，我们在法国看到，乡村，乡村的老太太，头一天我们去看她在挤奶牛，然后她们家的房子里面，墙壁上挂满祖先的照片，然后这个墙壁上挂的一个梨，擦的干干净净的梨挂在墙上，第二天我们展览开幕的时候，老太太穿的很好看的来看展览，那这种美学的训练，就是眼睛里头睁开眼就是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没有，但是又没有及时补上这一刻，那非常不幸的是，这些人拿起了相机，拿起了相机你就可想而知，得到了训练，他可以买很贵很贵的相机，他不会去买很好的数据，马明海，我们继续看照片，马明海没有人告诉他，可以这样拍照片，他们这些东西，全部因为他们搬迁的时候，一个柜子就村子里面放的到处都是，我们就是从这个沟里面走进来的，它现在地上有一点点洞，如果要是那个，现代车也可以开，但是如果化了以后人就很难走了，有的很多的小孩，每天上学要走这么这个，沟里面二十里地他们要走，又一次山洪哗就下来了，妈妈爸爸就站上面拿那个，拿盆子喊他的孩子，水来了，因为他们看到孩子都听不见，就这条沟，这是村里面唯一的女老师，这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，就是他很让我意外的一种构图，但是我们的摄影者他可能不会，他必须得把那个，你看他这两个人，我觉得好照片有很多的概念，但是刚才我说的好照片，他要有陌生化，不可重复性，肯定是好照片的，那我在做老照片的典藏的时候，就是好照片对我来讲就是三个元素，一个是历史性，这张照片拿出来他的历史感，第二个就是他照片本身的诗性，因为你毕竟这个摄影师，一个艺术行为，你必须摄影不能太业余，第三个就是情感，我在做典藏的过程中，我可能要看到几千张照片，才能找出一张，我所说的这种照片，就是我其实上一次来放这些照片，就是尽量是大海里头捞针，但是我找到一张的时候我心里面，会非常的愉快，那像这张照片就是，我为什么觉得它好，它的情感我第一次看，哇天哪这张照片太好了，情感，你看还有像这样的，他的女儿，这就是那个村里面，那条沟，化了开始，马琴，马琴的照片，我经常说马琴，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我特别愿意写一个马琴的研究，马琴拿了相机以后，所有的照片，没有一张是正儿八经拍的，她拍她的姐姐，她拍她自己，她把她的姐姐，你看，我再来看一下马琴的东西，她拿起相机就拍，她没有一张照片是，姐姐你站在那，她就是，要不就拍她自己的手，要不就拍人影，要不就拍姐姐，她们家是开小卖部的，她们家小卖部里的东西已经都拿走了，她就把她姐姐塞到这个，小卖部的橱窗里头，她们家已经拆了，拆了乱七八糟的，她可以这样的去照片，她和她的小弟弟就纂到那里头，让姐姐帮她按一张，她把她的姐姐塞到炉灶里头，她从底下去拍，她没有任何的可以限制的她，我记得当时，她可以这样的去拍她的姐姐，然

后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个，大摄影家都说的，我们真的为那个村庄，其实做不了更多的事情，虽然我们每次都往里头带东西，我们现在也通电话，也写信，但是好几个大摄影家都说，我要收这个马琴把马琴带出来，因为马琴这个摄影的视觉的天赋，太绝了，但虽然说说而已，但现在马琴跟她妈妈，已经去了新的地方，就是我自己对这种艺术，无论是画画啊，包括写字，包括跳舞啊，我觉得其实比如说，我看到那些舞蹈家，其实最好的舞蹈家，她是不能跳群舞的，比如说杨丽萍，比如说当时那个名族学有个老师，叫卓玛，后来但是她的丈夫当时一家，四兄弟给枪毙以后，她再也不跳舞了，我当时看她舞蹈就非常的惊奇，她每一场和每一场跳的不一样，她们那些人是不能够，后来我记得我跟杨丽萍，原来有一段时间我跟她聊天，她说我跳舞，不是用肢体来跳，我是用气来跳，所以我这次的气饱满到什么程度，我在台上展现出来的东西，就是和下一次完全不一样，那我自己做摄影，编辑三十年，我绝对相信这个摄影，是要有天赋的，但是说了这个话会伤很多人，那我们这一次就看到，在这么小的一个村庄里头，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头，我们看到好几个孩子，他的那个天赋，完全没有被污染的，视觉和天赋展现出来，但是我们对他们无能为力，帮不了他们，李黄鹰，李黄鹰是村里面的，刚才主持人介绍说，我们去的是一个叫杨庄大队上圈组，他这个组是什么概念呢，是一个大队，大队有四个队，四个队他因为在山里头，那个队和这个对，可能离有十几里远，它就是个组，组的最高的领导就叫做学东，他就叫学东，学东有一点点阿哄，小阿哄的意思，也有一点点管理这个，比如说政府，要跟这村里说什么事啊，就需要通过他的嘴巴去说，但实际上他自己的问题，也有很多，她生了四个孩子，老婆又怀孕了，只有一个人上了户口的，所以他也是很焦头烂额，这是学东拍的照片，这些骡子，马，全部都带不走的，因为他们将来的那个地方，会很小，这是他的妻子马上要生了，马生花，马生花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村子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老师，她只教一二年级，那马生花的作品，基本上在拍他的学生，年纪最大的摄影者应该是 67 岁，他们村里边特别大年龄的人也没有，这个马文忠就是，你看他我也是第一次，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我说他把一根葱，都拍的这么庄严，就是我们很多照片，不好的就是没有庄严相，这么就离的很近，我看到了这个省里面有一个，还成天在讲课的一个人，他给我看他的作品，然后看了作品以后我就，我就半天没说话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觉得你看他，有那么好的条件，自己也是一个本名族的人，而且他拍的所有的东西都是，婚礼，葬礼，全部是生活里面最庄严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他，拿了相机就可以横冲直撞，他所有的照片没有庄严相，你一看起来就居高临下，东一下西一下，拍的没有一张照片拿出来，但就这样他会拿去给别人讲课，讲课你想想，就是会影响多少的人，现在讲课是没有用的我觉得，我有时候经常讲，今天王威请我来，我刚才跟他说，我更愿意去做一些项目，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呈现成展览，呈现成书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仔仔细细的看一看，讲课有的时候，这个马文忠，我们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婚礼，好多的摄影师拍，还是按原来的方法拍，但这个马文忠，拍到的这个母亲，看这个女儿结婚，走的时候那种表情，这家人搬走了这个小黄狗，天天就在这，狗

带不走，每天就在这，谁来了给它喂点东西，马文忠拍过很多他自己用过的家具，因为这些家具他都带不走，这个家具很可能就是，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传下来的，他有天拿着这个东西在这举着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，他说了我也没有听清楚，他就觉的要把它记录下来，他去这样拍自己的孙子，马翠萍，马翠萍很有意思，马翠萍她，因为我们还是，不是特别能听懂他们说话，这个马翠萍就用脚，用石头，好多次给我们摆出那种字，她就觉得你看，她在窗户上写一个爱，她用他们家的瓜子，我爱你们，应该还有他的作品，马旭升，这张照片我还是认为，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，他人和人之间的这种，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灯的原因，上面有一点点黑，应该比这个更好看，能看到人的面部表情，在窗户外头去拍，教室里头的孩子，前两天我在广西看到一个人说，小波老师我拍了一组片子，叫窗里窗外，我研究了很长时间，在窗户外头拍窗户里头的人，我怎么怎么的一个介入，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，村民十岁的小孩这，他拍了很多这样窗里窗外的东西，因为他进不去，在外头，小孩是从底下，他们的学校是在沟底下，非常冷的天气，他们也没有手套，没帽子，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跟外面后来又进去的人说，我说一定要给他们带帽子，后来有一个人给他们带的，所有的羽绒服，带了所有的帽子他拍自己的妈妈，李金虎，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带睡袋，后来在那个炕上住下来以后，我也是非常，我也是很多年以前读那个张承志黑，一个新疆的作家叫周涛的东西，他们就讲回族人，被赶到完全不适应人类生存的地方，但是他们怎么活，再穷的人都要种点活，再穷再没有水家里面窗临其境，这回我们是完全体会到了，就是家家这么干净，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因为要做展览，要做书，很怕有的人就说，那都你们选出来的，你们的眼光，后来我们其中有个老大哥叫吴平关，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让每一个村民选自己，认为好的照片拿出一幅来，然后我们在展厅里头，给他们每个人都做的很大，然后底下说一句话，你为什么喜欢它，67岁的马文全要搬走了，舍不得猫和狗，但要丢到他们，这村庄里面30多岁以上人，是不识字的，只能靠他们说，李文忠说这是我最小的孙子，心疼的很他自己认为这张最好，马明贵认为这张好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到山下去驮水，他们现在从山下驮的水，是不能够喝的，只能够用，他们要是喝的水就要，我刚才说的孩子们上学，二十多里地的那个镇上去拉水，每一口水都非常珍贵，这就是他们的寺庙，我们可能看到一到了宁夏，宁夏村庄里头都有小的，清真寺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但他们的寺就这么小，王强，王强也是他们村子里面非常少的，耐心人，这是我们的寺，院里头有树，好看，我喜欢，马文有就是刚才我房东那个，那个相机错乱的那个，早上没错乱的时候，他拍了一张这样，他们家的门口，他说人待在那里很神奇，马俊，马俊说要搬走的时候一群羊，20多只羊，到哪里去养，你看，两个角也好，花羊也好，那个羊也非常奇怪，我们不熟悉他们的人，一抬头就扭过去了，主人一来他们就摆了那个样子，好多羊会笑我觉得，这是李黄鹰，刚才那个学东，我们这里很艰苦，缺水，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拉，他的女儿，要到特别远的山沟去拉这点水，这个水还是不能喝的水，又来拍羊，马玉忠说，我们家的羊又下了一只小羊，特别小的一只羊，马明海说，

吃着玩着，笑着，说着，开心着，人一生就是要吃，开心了就好，我自己为什么写一首那样的长诗呢，我就发现他们过的很苦，但他们都很乐，都很快乐，有口吃的就高高兴兴的，就是我们在吃饭，这是在村庄里面，非常难得见到的景象，洗头发，马月琴，这是我的侄女，她的头发很漂亮，一个女孩在洗头发，杨晓梅，一个很年轻的少妇，刚刚生了孩子，她说好看，农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有趣，心情舒畅，她拍的她们家门口，马彩霞 23 岁，她的女孩已经五六岁了，她说我的丫头心疼地，这是她对她自己的照片陈述，她就说不下去了，我们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，这张照片在展厅里的时候，很多人走到这张照片面前，都要停一下，这妈妈拍女儿，马生花就是刚才那个老师，我觉得这些学生拔河都挺团结啊，像这样的，马晓萍，这所有的照片都是村民自己选的，自己认为这个照片好，马银萍，这是我妈和家里养的小狗，人和动物也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喜欢这张照片，我们后来离开以后，夏天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，我其实最发愁的就是，这些活生生的生物，这个狗怎么办，每家都有狗，李萍萍，就拍的是花，马翠萍，说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趴在树上玩耍，很美，马琴说，小公鸡很高傲，十分喜欢，李金虎，蒸馍馍着呢，马上就可以吃了，马温，下雪了，他们玩的很开心，马旭升，从底下担水上来，因为桶里面的水太多了，要休息一下，李建宝说，我们家吃饺子了，香的很，李金梅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家都没养过猫，我喜欢猫，马晓富，刚才这个五岁的孩子，拍的他的妈妈，多么好的一副照片，这是妈妈，喜欢，刚才就是 29 个村民自己选的照片，村民的影像在第一天晚上，持续放了两个晚上，我自己看周围的摄影者，每个人面色都非常的严峻，可能就是都受到刺激了，后来我们在这那本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提供自己的日记，编到那本书里头，后来我在白冬泉，张森林，吉朝勇，这些很好的摄影师日记里头，看到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了自己，最初看到村民自由朴素的影像，对自己的震动，以及自己对拍摄产生的困惑，我过去的那种拍摄，到底出了什么样问题，村民影像给艺术家的触动，是艺术家放弃过去的视觉习惯，开始着迷内心，和被事物的关系，我们经常是，我们去拍喜马拉雅山也罢，去拍藏民也罢，去拍奔腾的马也罢，去拍一个名俗的活动也罢，都是完全跟对方是没有对应的，拿起相机只是想谁谁谁，陈留下那样的影像，我就咔嚓拍一张，我内心到底打动了我没有，不管，那在这么小小的村庄里头，在演示了两天的村民的照片以后，艺术家突然觉得自己，要去找我拍摄我的关系，这是不是应该打动我的东西我才恩，而不是别人看到的東西我去恩，按快门，从村民那里这些摄影师学会了，哪怕和一只山雀、一株摇曳的草、一块断壁残垣的交流，更学会了对所有被摄客体的尊重，我觉得对摄课题的不尊重，是我们中国摄影界非常大的问题，但是解决不了，完全解决不了，艺术家们还学会，再小的题材，也应自己的眼睛看到的，再小的题材，也应把自己的心放进去，慢慢地、好好地拍，我们来看艺术家拍的东西，白冬泉，延安摄影家协会主席，过去是参加大规模的摄影团，采风活动，拿着好相机，走遍了山山水水，看了村民的影像后，他们就开始这样对自己，完全自己独特的发现，前面这一块是房子的房檐，然后山雀在上头，一个孩子在上学路上，往上坡上走的时候他累了，他再也

不会冲上去把那个，相机对着他追求视觉冲击力，而是远远的，跟这个孩子拍了幅这样的作品，学会这样的拍照片，我经常说，如果你的心安静下来，你的行为慢下来，你一定会有一些，独特的光影不期而遇，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光影，这缕光影等都等不着的，因为他安静了他就发现了，很多的摄影者是拿着相机，别人举起来他就举起来，别人冲过去他就冲过去，他没有自己的那种，没有自己那种独处的时间，我说其实在中国摄影界，先解决独立的问题，独立的观看，独立的思考，独立的行走，但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报纸上，刊目上，我又组团了，你们要交多少钱，我就带你到哪里去拍摄，我相信那样的东西不会出好东西，牛红旗，牛红旗是当地的一个诗人，他同时也是一个摄影者，我这次很欣喜的看到我们对孩子的，我们在拿起相机来，我们对任何一个孩子，随意的靠近随意的去拍，他们都离得远，然后去感受孩子的情感，这样的去拍摄，一个村民坐在我们的车，他站在那做这样的动作孙越峰，解放军的一个师级干部，他是解放军的汽车团团长，我们中国摄影界有几个在，中国摄影历史上也有几个，不能回避的一些人群和一些事件，那陕西就有一个陕西群体，陕西群体是以胡武功，侯登科这两班人为代表的，拿起相机在记录了很长时间后，拿起相机对农民的记录，对土地的记录，对自己的，现在侯登科已经去世了，陕西群体是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，摄影史梳理的时候，必须得提到的，那这个孙越峰还有他旁边的人，他们是一心一意的，想用相机追寻这个，胡武功，侯登科的脚步，那我们也在纪念以前专门参加过，孙越峰的这个研讨会，那个片子真的不错，但是放出来，就觉得有的照片甚至，因为有的相机好因为条件更好，他肯定是在很多，照片本身它会超越，胡武功，侯登科的，但是看完了以后，我们在做研讨会的时候，在整体上我完全超越不了，因为摄影史，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摄影史吧，任何史，它有些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头，把那个位置站住，一般人超越不了了，在中国摄影界，还有一个比如我们知道解海龙，他拍的那个希望工程，后来很多人千千万万去拍小学，就拍不过他，后来可能位置被他，在那样特殊的环境里面站住了，你再去超越他，我就在跟孙越峰在谈这个，如果你只是在表面上，我要拍农民，而你不能解决，你在摄影本身的问题，超越不了，那孙越峰这次回到，摄影本体来考虑问题，他拍到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些影像，我再不是拿起相机来就意义话，功能化，我要增幅什么重任，我要解决很多人的问题，不要你先别急，你先把影像提前解决了，所以他着重解决影像，而在这个摄影他每一副好作品，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所以我们这一次跟大家不停的在，我们能不能不要，把摄影想的那么要救谁，你先把摄影拍好，先把照片拍好，在说其他的，多么好多么没有意义的，一张好照片，多么好，他过去是每一张照片都要评权，当官的欺负农民，我说你要老这样的想，你怎么可能去拍摄好照片呢，在中国摄影的前置性害了摄影者，中国摄影师把摄影打成格，这个格里面就是纪实，这个格里面是新闻，还有的格是风光、创意、人像，这是个九宫格，这个九宫格把中国的摄影师害苦了，大部分的摄影师拿起相机，在几十年里头只体会了一两类摄影，自己就把自己框得死死的，而我们摄影教育教给人表达一个，总是表达一个，准确事件下的准确状态，人物的准确，情节准确，

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但是不准确恰恰是艺术的天性，我自己做摄影今年是三十年，我83年大学毕业，分到新华社，一直在做摄影图片的编辑，我最近也是去接触，那个百年以前的世界摄影，发现摄影的类型其实是非常之多，而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首先把自己给框住了，然后我们在中国，一个亿的人拿相机，很多人在风光摄影师上拥挤着，又有一批人在基础摄影上拥挤着，还有一批人在商业摄影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摄影的路，有一百多条，其他的路完全无人问津，几条路挤得水泄不通，所以我们为什么，每次看到比赛的时候，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说那个人哪怕他把他自己，现在拍的稍微偏一点点，他就能得奖，但他不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也不会来参加这样的摄影实验，所以在这两年，包括我明天去做的一个项目也是，我们现在想寻找摄影所有的道路，而不是一两条道路，而不是一两条道路，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在，做些事情的一些命题，我们来看解海龙，就是刚才我说的希望工程，希望工程拍摄的叫解海龙，解海龙是第二次跟我们进到村庄，他坐在我旁边的炕上，那个时候很冷我记得，他看到村民的影像后，他腾的站起来了，他就说归林归林，很多的摄影师，包括一些很好的摄影师，他走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也觉得很难往下走，他也不想重复自己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看到村民影像以后，解海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，这样的对一家人的记录，当然我觉得像这样的人，他是非常成熟，也有一定的定性，让它全部突破自己是不可能的，但他我们看到他现在做的东西，你像他这样的东西，原来不拍的，他觉得没有意义，但这样的照片在一组拼组里头，或者在对摄影师的考验里头，这些东西非常考验人的，他拍了一组这样的故事，孙廷永，孙廷永是我们这次参加者，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，摄影真的不在年纪大年纪小，你开了那个窍以后，后来就这个孙廷永说的，我如果要是，孙廷永他因为他离那个地方不太远，他在那待得时间最长的，一个摄影者，他就是待了五六十天，后来他在写遗迹也罢，谈话也罢，他说如果这个活动，我要是早二十年参加，我们摄影的道路完全要从新走，生命的道路会重新走，吴平关，吴平关是甘肃省，一家协会的副主席，这吴平关的张张照片，拿出来都是让人意外的，就是因为他，痛恨过去的一种表现方法，你看吴平关的这张照片，这也是我刚才说的，你安静下来了，你独自行走的时候，你才能碰到那种最好的光影，这张照片，我也不是所有的照片我都完全，但是每一张照片，比如这张照片，我就觉得是经典照片，那这个经典照片，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没意义没功能，救不了任何人，但是它是摄影的好东西，那中国如果有一个亿的人，拿相机的话，都来听到这个话，我就想大家就在摄影，你拍一些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，你非常独特的，而且这个东西是别人不可能模仿，不可能碰到的一些场景，那你就，你的摄影才有意思才有趣，这个光影非常的奇妙，在上圈我们最重要的举措就是，不定调子，内容不定，形式不定，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我将来要编一个，什么样的书，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，我一点都没想到我最后，做出一个2600张规模，中国摄影史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摄影展，就这么20户村庄的一个地放，我们对村民只发相机，对艺术家也不规定，想拍什么拍什么，全部的摄影机不规定，他们比如说，我摄影必

要提供一个故事，我说你不用想，这些都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只拍，拍到我们来实现，我们自己对摄影的理解，你就拍那些让我们意外的照片，全部的摄影归零，我们想看到的是无数可能，而不是已经有的可能，我最近又参加了一个项目，叫天骏，青海的天骏，去年有一个把我叫去，我们都是中国的非常好的摄影者，但是因为前置性，那个倡导者，我将来就要做一个大美天骏，那这些好的摄影家，好的你们就去大美，蓝蓝的天，青青的草原，那些牧民也当成物来拍，完全没名没姓，因为那个后来那个主创的人，是我的朋友，我就跟他说你来不来得及改啊，你真的不能做大美，这个什么什么青海，大美天骏，我说任何人，任何一个草原都可以做大美，但是你能不能去，他启发了我，他改不了了，那他启发了我，我们去的叫达茂的地方，我就是要做，把做大美天骏，这么厚的 200 多万的钱，我做成小的书，为达茂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留八本书，我就希望，有一个团队，三四个人组成的团队，拍一户牧民的从早晨到晚上的生活，我们去拍达茂的女人，我们还有本书拍达茂的，他们达茂人非常爱马，就像马是咱家的兄弟，就拍马，我们这回就想在，民俗摄影和民族摄影上，拥有一个可以颠覆的，可不可以去不要一拿起相机，就是大美，要对峙人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想在出版上做一个突破，就是不要去拍那些，别人拿也拿不动的画册，翻两页，三分钟翻完了不想往回家拿，我就想做一些，真的每一个书里面，有一万字的文章，有真正的民族学家，文学学家，社会学家来写这段文字，让人家达茂给我们出的这个钱，他一百年以后，他的后人拿起来看到的，不仅仅是大美达茂，大美天骏，上圈有一种力量就是，让摄影者从自己框里出来了，心自由起来了，然后村民与摄影家的互动，也很有意思，每天晚上的那种演示，先是摄影者受了村民的刺激，然后村民看了摄影者的东西，哦摄影原来是这样的，也有改变，海洋，海洋是当地的回族摄影家，中国十大民族摄影家之一，有的摄影师的东西拿出来，你看到他这一张就知道他下一张，因为他风格完全统一，我们看海洋的东西，每一张拿出来你都会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下一张会是什么东西，张森林，张森林也是当地的一个平凉的，交通局局长，爱摄影爱到疯狂，但是张森林也是，我们每做一次活动，我们都会发现那种，不在我们视线里头的，非常好的有灵性的一些摄影师，这个当官的这个张森林，是我们这次发现的一个，严明，严明是中国的，比较成熟的年轻摄影家，这个活动也有，成熟的年轻摄影家去，但他们不会在那住很长时间，用它一以贯之的表现方法，方形，黑白，来表现它的，孙彦初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摄影家，新华社的一个年轻记者，叫王磊，有一天我们已经在开始选片了，我们已经进入后期的，要开始做展览，做书了，他路过我们在做展览，我们在选片的时候，我说王磊王磊进来，你看一看吧，再后来的日记里头，王磊这样写，他说图片开始一张一张的展示，展示的是，关于宁夏一个山村的主题，我开始注意到，大多数画面的内容选取和形式，或者说是手法都不是我惯用的，所以我开始产生了好奇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很熟悉，却又被遗忘很久的东西。这种好奇后来变成惊讶，惊讶于创作者的放松，惊讶于创作者的直接，这种直接很容易让我对以往拍摄，所采用的修饰意图感到惭愧，然后我们，他最后说，我想去，我应该去看看叫上圈的地方，寻找一

个答案，或者生活我应该用一个恰当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来感受直接的力量，后来王磊给我们贡献了非常好的，他会做，他是我们国家在荷赛，第一个获多媒体大奖的男孩子，不仅贡献了摄影作品，还贡献了几块，我们展现的几块多媒体都是他做的，新华社另外一个年轻的摄影者，他为村里面所有的孩子，拍照，这个村里面特别奇怪，村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，回族，那我是做到待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去凤凰摄影节去做评委，但是我到了凤凰以后，我就说，哎呀我忽然想到，就那种纯粹的实验性的东西，将来如果编书，和编展览都会有问题，那是接不了信息的，但是他要跑到山顶上，每天晚上跑到山顶下，有一点点我就，分别给几个人发了信息，我说我还是需要这些，人的面孔，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些，这个村里面的人是什么样子，白忠泉就给剩下的 20 多户，每一户村民，站在他们门前，拍照片，拍的也非常好，他们是那种纯粹的合影，把人放到家门口，又放到他们至生于所生存天地之间，我非常喜欢，这是刚才叫王磊的，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，就是白天打闪光灯的方式，给一些人拍脸，我们的一个女记者，叫张玉薇，她刚从巴黎回来，她也去到这里头，她去的时候可以拍的东西，因为她太小了这个村庄，她就能拍的东西全拍了，但她还是进去了，她贡献了一组，从这村庄里面所有的六十多双手，从刚生下的婴儿，到老人的手，我们在展厅里头，给这个做了非常好的展示，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主任，吴砚华 2012 年决定编辑出版，“中国理论文丛”，当她知晓上圈组项目并亲自参与时，决定把这个项目作为理论，摄影文丛第一辑，那我刚才说的那本厚书，就是他的理论文丛，我们没有做画册，就是一本非常厚的一本书吧，今日美术馆馆长谢素贞，一个台湾人，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，她去年请我在，因为今日美术馆大家都知道，在那个苹果社区，它是只做当代的这么一个展览馆，当代艺术，然后谢素贞，特别想让我把新华社的，我做的典藏的那部分东西，给我一层做，后来我说那个东西，拿不出来，暂时还没有成熟，我说你去跟我做一个上圈组的展览，我记得他一月一号，跟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她抽着烟，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在我的展馆，做农民的展览，我说你去看一看，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村庄里头，当时她就决定拿出所有的美术馆，四层做这一个展览，我们做的谢素贞是在我们国家，就是做策展做的非常好的，她也是学做，学博物馆学的一个女性，中国出版社的总编辑高扬，为展览和书名贡献了最好的名称，叫《隐没地》，他是在我们的文章，和在那个，不停的提到这个隐没，这个村子里面问候啊，人和人见面问候，说的你，他不是说你吃饭了吗你好什么的，他就说你稳静着了，稳安稳的稳，安静的静，你稳静着了，你隐没着了，我觉得这两个词非常好，以至于现在我经常讲，我们自己也是不停的用，隐没和稳静，来推动我们自己做的事情，吴砚华说，我对任何影像形态都没有偏见，因为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，他说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摄影的伦理，和摄影的丰富性，整个团队的精神起着很好的作用，各自发挥特长，结果纯粹又丰富，我在快速的给大家再放一些照片，为什么有的人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在，这么短的时间里头，在一个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我们现在这个上圈组的下，又要出来了，还是这么厚一本书，她们特别奇怪，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小村庄里面

的，方圆就这么一两里，你们就搞出那么多东西来，我说摄影真的是比较跑的很远，你没有把你最熟悉的东西记录好，你跑的很远也没有用，我们再看到这些影像，这里面也有村民拍的，也有摄影家拍的，《隐没地》是一个让摄影回家，回到安静的，内心的，自己家里的一个过程，我希望那个，这是我写的策展语的一段话，我希望《隐没地》对真正考虑摄影的人，影像的人有所启迪，对真正思考中国文化的人，有所启迪，对关心人类诸多问题的人，有所启迪，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讲的影像，《隐没地》有非常多的东西，这是上圈组这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它涵盖的人类非常多的大问题，水的问题，路的问题，环境的问题，人和人的关系的问题，人最后被搬迁的问题，太多的问题在这个里头，我们那本书里面，因为我们这回做的这个实验，不仅仅是一个影像实验，我们做的是一个，影像和文学的这么一个，在那个书里头我们会有文学家，会有意识学家进行一些呈述，这还是那个，在上圈，我们常常听到，村民见面打招呼的一句话，一个人问你稳静着呢，另一个人说稳静着呢。我们从上卷的村民那里学会了两个词，隐没，稳静，在这几个月的过程中，我们团队常常用这两个词，来彼此鼓励和提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最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展览，我最近看到中国摄影去年十件大事，恩十件大事那个，上圈组的这个实验，影像实验和展览和我们的书，评到了去年十件大事的第三名啊，我们看一看，做的一个怎么样的展览，当时我去到那个，因为我是策展人，我去到这个大厅里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没招了，因为他巨高无比，后来我们现在看到，右边的这幅照片，高十三米，宽二十五米，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，很大的一副照片，就是村庄，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，很好很好是有谢素贞管掌，这样一个，一个非常懂展览的人啊，我们地上铺的全部是照片，用特殊的灯光打下来以后，那个你进去以后，那个地上的照片就在流淌，当然我在选这些照片的时候，我也要求不能出现人，不能出现动物，不能出现食品，就是村庄的风貌，那对面的那个墙上，谢素贞导演谢素贞馆长就提出来，用村民拍的一些影像，把他们放的很大，这是我们在布展的时候，看到的厅里面，这个展览，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，就一张照片，我们要摆到那一张墙上，后来威尼斯展，那个总裁来看到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威尼斯展，你就是到我们那展览，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厅给你们，这个厅非常给力，我们其实做的一个，做展览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做一个实验，不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展览，我当时和谢素贞我们两个人，我带她去的时候，他说能不能把这个树，移到展览过来，能不能拉两只羊到展馆来，能不能把村庄的，那个草垛子还原，都是想法，但是当时因为村庄搬的很乱，但是我们在一个展厅，我们还原了炕，就是我们睡得炕，我们把墙壁上的照片，就是在村民那里家里面受到了启发，家家村民都会有一个框子，框子里面放着他，各个时代的照片，我们就做了几面这样的，炕上，很多人在上面写的字，这是我们那个女记者，她拍的几十双人的几十双手，还是那个女记者，她去的晚了，她就没有别的可以拍了，她把每一个村民家的灶拍了一趟，这是展厅的一角，我们在排放的时候，一共八十个人的作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作品，不分艺术家和村民，全部是公平的，一块一块的，一个人拿出十幅作品来，这个摆的现在看不见，上面是一个

小型记录片，我们三个记录片同时放，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王伟他做了一个很小的房子，框的，你可以听得到声音，你可以坐在里头，可以感觉到那个拆的那个蹦，蹦往下掉那个石头，掉那个砖，好像要砸中你一样，他做的，就这个，在星空，就是我们房东家的那个，这也是王伟他在那个房东家的，那个门口拍到的这样的那个村庄，那个村庄就是这样的信息，拍的一个星空，这就是他们要搬去的地方，从那个村庄里头，就一户人家，就是五十六平米，这是我们的开幕式，现在拿着话筒的这个就是台湾人，也是美术馆的馆长谢素贞，站在我旁边的全部都是村民，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就叫马琴，这就是最小的孩子，就是刚才那个马晓富，难忘上圈，这是我们在村民家里面，放幻灯的时候村民就这样，天天和我们挤在一块看，这是她们拍完了以后，吴平关老师在帮他们整理照片，这我们在放幻灯的景象，天天晚上就这样的，地上炕上都坐满了人，她们的学校，解海龙，派大眼睛的谢海龙去给他们讲课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吴燕华，中国摄影家协会里的主任吴燕华，我们来回回去这个村庄，每一次都是全村人迎接全村人送，这几个就是，中间两个的一个是电影导演刘苗苗，短头发的那个，长头发是诗人，吴王。每天在炕上，我们吃饭，那些村里面的上中学的学生也罢，跳舞的也拿着作文给这个，让吴王和刘苗苗让她们改，这是我们去年夏天又去了一次，去年夏天去的时候，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艺术学院的院长，带的一群学生，对仅剩下不多的这个地方，又去拍摄，吴王在给她们改作文，村民拿着我们送给他们的相机，其实，讲这个实验，并不是说你还用坏相机，用好的相机，其实我还真不是一个，就是我觉得，我们在相机上花的功夫太大了，觉得拍的不好就是相机不好，其实这一次真的是证明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，包括我自己在做的，老是以图片梳理的时候，我们五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战争时期，拿的这些相机，比我们现在的手机差远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的老摄影家，留下那么多好的东西，同时我也不是说我们来讲这一课，不要摄影教育，而是摄影教育应该怎么做，不是不要相机，而是你拿着好相机你去干吗，那个，我要演示的图片就演示完了，我刚才也说，就是说我们来把这个影像实验，来跟大家分享就告诉他，就想跟大家说，摄影其实可能性非常多，刚才我在院里，我不也不知道来听课的什么人，是要做摄影呢，还是只是对摄影感兴趣呢，其实我是觉得拿相机的时候，你先去记录自己熟悉的东西，记住跟自己有感情的东西，你在想着去跑的很远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讲课，我也不是说到，你非不能拍那些东西，如果你只是为了健身，为了身体很好，你可以去拍那些，拍一朵荷花啊，拍个什么一朵云啊，拍个绿色的草地，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还想在摄影上，有一点点激进，有一点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就真的是不妨用心来拍一些，你熟悉的东西，像那个做一些自己独立的项目，然后，给自己，给家里面人留一些好东西，我呢想做的基本上就完了，我在留一点时间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，谢谢。